

## 小說〈娃〉

曾有那麼一段微小時光，我覺得自己像個人一樣。可以溶入這與我格格不入的世界，呼吸行走，模仿所有人的喜怒調笑，安靜地側身其中。

但我所能記得的大部分時間，不斷吞噬著我，覆寫在我每個生命片段上。如油畫般交錯相掩，卻始終維持相同構圖，以致當我奮力刮除記憶一角，底下裸露透出的，就只是更為鮮明強烈的重複。

有時我會想起許久以前的學生時代，百無聊賴的課上，就著厚重厭憎的課本一角，寂寞地玩起了播放電影的遊戲。黑色線條小人在快速翻動的書頁上行走不定，具有生命般做出各種滑稽動作。在那漫長無盡的繪製過程中，我極有耐心地刻劃每頁角落的靜止圖像，一點一點做出各種細緻變化，只為使那短短一瞬更加逼近生命的自然樣貌。

那樣冗長而毫無意義的努力，卻因能使每個僵化的時間定格串聯復活，顯得意義非凡。

在那曠日費時的生命作工裡，我感到極大幸福。

但我那早已塗寫定型的生命書頁，卻並非如此。我隱隱猜想是否那隻翻動頁面的手早已離席。還是某種惡意玩笑，讓每頁角落都只畫上相似的人形線條，因而再怎麼快速翻弄，小人依然無法被喚醒。讓我艱難地在頁與頁之間，茫然困頓。

我甚至曾經希望，會不會一個不經意碰撞，書本就這樣闔上了。

就這樣闔上，然後一切結束。

可是當我驚恐發現頁面開始抽換，將現實與夢境穩妥地裝訂成冊開始翻轉，遊戲就開始脫離原先預定的軌道。

我夢見我醒來，一臉惺忪酣睡，坐在床沿不知等待什麼。

夢裡我穿好衣服，提著沉重公事包搭上公車，走進教室，站到講台上。

這一路的遷徙像鑽入某種生物體腔。在陽光照耀下，整棟上了白漆的學校建築，宛如長滿複眼的發脹巨蟲橫躺於地，而我不假思索地遁入其中，展開了一天生活。

學生們看著我，四十張臉茫然望向前方，蟲卵似的被安置在每張課桌椅的限制裡。他們將不斷隨年齡往上搬動，以新的樣貌向上攀爬，最後脫離這隻龐然巨物，成為獨立個體。

其中幾個，一離開就會往下墜落吧！

點名過程中我難以遏止地想著，同時發現我將在這固定層樓不斷消耗自己，就像方才走過的樓梯一樣，慢慢成為這裡的一部分。

我站在講台上，張口想說點什麼。可能是些激勵人心的話，要把握新開始什麼的。但才做出嘴型，我的視線就一路越過那四十張臉孔抵達教室後頭牆面。像某種電鑽一類的施工器械，在上頭鑽出一個小洞，脫韁野馬般繼續一路往前。從洞裡我看到四十顆背對向我的頭顱，宛如鏡像般完美複製的空間格局。

隔壁講台上同樣站了一個人，背後黑板密密麻麻抄寫了英文的 KK 音標。

在那張毛髮稀疏枯癟的臉上，眼球因放大鏡片顯得格外清楚。我看見他竭力伸長舌頭不斷展示著蝴蝶音與滑舌音，試圖誇張發音動作以顯示兩者差異。那男人的臉孔扭曲

變形，舌頭幾乎抵上鼻尖，嘴角淌下幾滴唾沫，但底下的學生卻執拗地做出疑惑搖晃，表明他們仍一無所知。後幾排的頭顱亦開始嗤嗤地低聲訕笑，接過搖晃頭顱之一傳來的紙條後，笑聲益發大了。

紙條上”蠢死了”三個字，字幕一樣地浮在我腦海裡。

那時我突然發現，隔壁那個洋相盡出的小丑，偷偷換上了我的樣子。沉默甚至略帶同情地，自牆面小洞逆向窺視我。而我的背後則抄滿了英標，鼻尖感到異常濕潤，因為舌頭不知何時已悄悄地輕觸了那。幾滴唾沫落在黑色皮鞋上，桌下傳紙條的學生則用手掩住了咧開的嘴巴。

我的手驚惶地擦過黑板，整排音標隨即糊成一片，留下一個變形拉長的掌印。

我發現自己的手大汗淋漓，濕黏滑膩宛如某種水生動物，背後的笑聲則像傳染病一樣擴散開來。我拿起講桌上的不銹鋼杯，想砸向那名掩嘴偷笑的臉。但最終也只是輕輕轉開杯蓋，讓視線沒入杯底，感受半溫不熱的水漂送著茶葉渣滓，潮水一樣緩緩沾濕我的上唇鬍鬚。

我喝了非常久的茶，把茶都喝光了。直到杯底現出我隱約的臉部輪廓時，我才含糊說些什麼離開去洗手，拋下教室裡學生的譏笑聲浪。

真是個噁心的老頭啊！

我想像這句台詞流轉在教室裡。在那我已缺席的空間，我無從反駁，或者也從未試圖反駁地接受。

我真的是在夢裡嗎？還是我已醒來，已進入一天的生活。

我用力閉上眼再狠狠睜開，期盼像電影情節一樣，眼前不過大夢一場。但我隨即想起幾十年的教學生涯，我不只一次教授音標，不只一次重溫相同場景。當那些學生不斷離去又不斷補充，像爬自幽暗地底鑽湧向上的蚜蟲時，我依然像個來自異域的旅客徒勞地嘗試溝通，卻只換來不堪的疲倦。

所以現在翻到了第幾頁？是在什麼時間頁碼和虛實錯隔中？那隻掌控我生命頁面的手，已經不再繼續閱讀我了嗎？

每當遭遇這種茫然時刻，我就會想起那段微小時光。

那像廣告單色澤斑地藏身黑白頁面中，讓人眼睛一亮的故事碎片。

我記得那一頁的敘述，歪歪斜斜地開始於我住處鄰近的巷子口。下班返家途中，我突然被一名中年婦人攔阻，像陷入某種埋伏圈套。婦人側身電線杆旁良久，不知模仿哪齣電視劇情節，在終於捕捉到我的時候，臉上猶有著漲紅的興奮。

還來不及認出對方是誰，我就被拉進那冗長瑣碎的單方訴說裡。

婦人的聲音溫厚平緩，七彎八拐將主要目的一再延後讓我倍感不耐。她抽抽答答嘮叨自己的命運，夾雜許多生活困頓的細節，想藉由鋪排一條引人側目的憐憫棧道，讓訴求得以順利通行。

但情況逐漸失控，她迷失在自己無止盡的敘述裡。

像我這樣一個女人還能怎樣單獨撫養小孩多不容易要是兒女將來不孝順我這一生還真是不值……

我耳鳴目眩，悄悄握緊了拳又鬆開。眼前雙唇蠕動的婦人像一尾吐著氣泡的魚，所

有語意都喪失在無重力空間。

她說了些什麼？

在那獨特一頁上，所有婦人說過的話皆以刪節號偷懶記錄著。

直到轉動大門握把我才想起，那名婦人是甚少見到的鄰居，與丈夫離異後獨立撫養一個女兒。

但這是原因還是結果？關於她的叨叨絮絮？

而她剛剛說了些什麼？一經回想，我才發現好像答應了某件事。等到妻和女兒回來，我告訴她們要幫隔壁太太的女兒加強英文。

連這也要省！妻撇撇嘴一副看透把戲般道出事情真偽。

我無所謂，你時間多你自己處理，不干我的事！

那女的超噁心！我才不要她來我們家！女兒在一旁附和，準確點出妻在看似不置可否回答下的真正心意。

我沒說什麼便走回自己房間，心想這件事可能就這樣過去了。

然而隔天黃昏我卻比平日更早回家，拿捏妻與女兒返家前的空檔，暗自留下一堂英文課的時間。可是直到夜色來臨，依然無人造訪。我沒什麼感覺，只留心黃昏夕陽在家裡那張老舊餐桌上留下的陰影形狀。

那是張很老的餐桌了，結婚時妻特意買來紀念用的。

幾日後的傍晚，婦人拉著女孩前來哈腰賠罪。女孩不發一語站在婦人身後，穿著與女兒相同的高中制服，一張臉給瀏海遮去大半。

我以為她每天出門都準時來這後來才知道她跑去其他地方鬼混了實在……

直到婦人離去，女孩與我對坐在餐桌兩邊依然沒有任何動靜，稠密的沉默與抗拒一同發酵。

你母親也是為你好。一張口我便後悔說出這句老套台詞。

所以你也要為我好？女孩迎著我的目光抬起頭來，白淨的一張臉，葉子一樣細緻。女孩露出小小牙齒，伸長粉紅色的舌頭往鼻子靠近，一臉的促狹倨傲。

從音標開始學起嗎？

女孩運用銳利的吐氣方式說出這些字句，使話語邊緣發長著割人利刺。那樣的無聲時刻我後來追憶，像有某種東西沸騰到頂點，接著汽化萎頓消弭無形。女孩的臉一點點垮下，再垮下，也隨我陷入沉默泥泡裡。在那樣的時間空檔，我卻極為分心地想著，上次女兒與我對坐在餐桌旁是什麼時候？她的臉究竟長什麼樣子呢？

當妻的樣子模糊疊影在女兒臉上時，我感到若有所失，益發專心注視眼前女孩。那天結束前，我說，就從音標從頭學起吧。

女孩開始在黃昏時如常造訪。我們圍著餐桌一個音標接一個音標模擬唇齒的各種位置。我極有耐心地解釋音標是語言基礎，又用了想蓋大樓，搖搖欲墜的根基無異是緣木求魚一類的無味例子來強化說法。說完，我甚至私留一個短暫空拍，讓女孩可以擺出不以為然的表情翻翻白眼什麼的，或者，牙尖嘴利地拋出些反駁話語。但女孩低著頭，窸窣窸窣地寫下我所說的話。那蔓長在筆記本上的字句，彷彿記著我的某個微小陋習，讓我刷紅了臉。

女孩緩慢但穩定進步著。有時我懷疑自己是否刻意拉慢進度，讓女孩反覆進行記憶發音位置的練習。那雷同田徑選手數算節拍苦練慢跑節奏，意圖最終融入身體深處那般，再也無法將之忘記地自由喚出使用。

但我究竟想達到怎樣效果呢？

我記起隔壁班的英文老師，最近開始教授羅馬拼音還是自然發音什麼的。這件單純不過的小事，竟讓我隱約有沒頂的危機感。我私自猜想，會不會有朝一日所有構成英文對話的語句都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發音系統，我將徹底地遭到隔絕？人們會察覺我極力隱藏，卻不時露出馬腳的細微發音差異，並以此辨認出我是來自另一時間框格的人……

我哀傷地想到，那時女孩會是唯一能明白我的人吧。

以此為念，我像打造方舟以躲避滅日洪水那樣地努力，更加精細鑽研每個音標細節。遺忘當災禍蒞臨時，我早已走至生命盡頭，幸運點也最多擦身，實在不足以支撐我正面迎擊。

在許多黃昏時刻，我感覺時間算計的間距被拉大膨脹，猶如散落在一盆水裡那樣地飄散開來，有了不同行走速度，被無限凝凍又壓縮快轉恍如一瞬。而夕陽在其中不斷被撈起留滯，有若一顆金黃珍貴的浮球，在那張老舊餐桌上被拋接遞送在我與女孩之間。

那些曖曖發光的私密時刻，在我的生命頁面像抄上了艾蜜莉狄金森的詩句，看似無味卻令人一再咀嚼。當我從現實的縫隙遁逃奔走，永遠潛入那黃昏餐桌的定格畫面。

但故事抄寫是哪裡出了差錯？從哪裡開始字跡渙散失準，導致整本書怪異走調？故事轉折是開始自那微小動作嗎？

某次課堂途中，女孩無來由拉起我的手輕柔嗅聞。

動作細膩地幾乎讓我不察，直到感覺她的鼻頭在我乾枯手上來回摩娑，幽幽說著。原來爸爸的手是這種味道。

女孩的鼻頭濕潤，讓我想起某種幼小獸類渴盼食物的親近狎膩。

若有似無的吐息在我手上輕輕搔刮，從指間一點一點擴散開來，沿我骨瘦嶙峋的皮膚肌理竄湧而上，沿途浮現的青筋都微微響起了震顫。

喀嚓。

幾乎還是一個孩子啊……

喀嚓。

我的感官自動運作起來，自空氣中捕捉女孩獨有的身體氣味。

喀嚓。

那混合汗味與殘餘月經腥臊的青春印記，像把隱形鎖鑰深入我體內，撩動我久已癱瘓的官能想像。同時我難以遏止地想到，當我在真實時間裡緩緩步入中年之際，女孩甚至還在她母親不知第幾次的卵子排放隊伍之中，與這世界毫無牽絆。

這已不只是年齡差距的數字算計，而是當我的時光機高速運轉擊擊出煙時，屬於女孩的一切仍在未知領域等待被組裝，那樣地久遠。

我的眼鏡被摘下，眼前迷離難辨，但皮膚觸感卻驚人地記錄著所有細節。諸如女孩冷涼如羊脂的手攀上我的頸項，模稜未全的身體曲線貼伏著我，像問號般膽怯地扣合彼此軀體。

在那個我無從知曉的畫面中。在那個光線與陰影交疊共舞，一點一點相互溶蝕的場景裡。女孩幼白的雙腿鉤錯在我腰際，尚未豐腴的臀肉壓在桌上凹陷下沉。那張葉子一樣的臉，斜靠在我肩上淒迷淺笑，舌頭細舔我的耳垂。

那時我如立於懸崖，不斷因墜下的恐懼和興奮肌肉緊繃。在青白如瓷的肢體環繞中，跌墜在女孩兩腿之間，衰老的臀部不斷收縮放鬆放鬆收縮，讓空氣盈斥著溼漉漉的碰撞聲響……

當我深入填滿在女孩體內，可以感受到屬於她的時間一點一點流向我，流向我內在的軀殼。如同注射藍色藥劑後，隨血管縱走遍流全身，行經之處生肌長肉，驅走冗窒著我的昏沉睡意。

屬於我的時間，也在那樣的交換儀式中注入了女孩體內嗎？

我看見自己的樣貌破碎在女孩瞳孔裡，凝聚成一張陌生的臉，讓她隱約有種衰老氣息。

那時她所注視的，究竟是誰？

在她腦裡那任誰也無法進入的隱密房間中，誰和她一同分享此刻？

女孩在我耳邊輕喊爸爸，讓我想起自己那個面容不明的女兒。

那天之後，我與女孩在課程尾聲都會相擁做愛，像是某種下課鈴聲。我們益發熟悉對方身體，無聲息地進行肢體探索。我也曾想過會不會有天事情走漏，女孩的母親氣急敗壞地找上門來，或妻與女兒提早返家，在開門一刻撞見我們兩人赤身露體。更或者，我陰沉發想，這一切全是女孩精密計謀裡的巧妙環節，等攢夠籌碼好向我勒索攤牌。

但沒有。什麼也沒有發生。

我們私密共處的餐桌時刻，像被排除在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塊面之外，無人察覺，女孩亦從不提起。然而我卻日漸流連在其中。

屢屢在我恍神一瞬，腦中彷彿有繪圖機器嘎嘎運轉，將整幅構圖精密且分毫不差地複製重現。有時甚至加入動態要件，讓女孩倚在我胸膛低聲喘氣。

有次我在課堂上陷入臆想。嘈雜不休的學生過了約莫十分鐘才驚覺異狀，全部噤聲相覷。我不明所以唸出葉慈的詩，讓音節韻律迴繞在教室裡，產生綿密疊音。我想像這旁人無能參與感受的詩句，會不會沿著建築孔隙，傳到不知藏身學校何處的女孩耳裡。

她會聽見，並且明白嗎？

當晚餐桌上，妻不經意問起女孩的上課情形，讓我緊繃全身小心觀望妻的隱藏意涵。但妻沒有繼續追問，像是隨口拋出一個無聊話題，旋即又轉了話鋒。但女兒卻整個人像被翻轉過來似的，滔滔不絕說著各種搜刮而來的傳聞。

那女的聽說很不檢點她們班男生好像都跟她有過怎樣而且我還聽說……

怎樣的母親，怎樣的女兒。妻冷冷拋出結論。

我腦中像有什麼繃斷，將碗筷砸向餐桌隨即轉身離去，留下愕然的妻與女兒。

女孩真是這樣的嗎？

我在心中懊喪否認，卻想起不過幾個小時前，女孩就在女兒所坐位置上與我親密交媾。但除那畫面以外，我竟再想不起女孩其他模樣。女孩出現在我生命裡，僅僅只是推開大門再走到餐桌旁，那樣窄仄且重複的路線。

然而在許多不同的生活切面中，她是以怎樣的姿態存在呢？

在女孩生日那天，我買了蛋糕央求她留下，並事先支開了妻與女兒。女孩亦對自己的母親謊稱課後與朋友一同出遊，讓自己的行蹤躲藏在安全範圍內。

忽而有了那樣寬敞的時間得以揮霍，我們兩人皆微微興奮著。

我提議先切蛋糕，便獨自走到廚房準備著。當我點燃蠟燭走進關了燈的飯廳，女孩卻無聲消失在燭光以外的黑暗中。

起先黑暗助長著刺激感，讓我沿途摸索女孩的身影。我甚至在光影昏昧的當下，感覺自己如同殷切探尋戀人的少年，暗自猜想女孩就躲在幾步之遙的幽暗處，不斷閃避蠟燭逼近的光源。可是當蛋糕上的彩色蠟燭不斷消融變形，我的慌張無措便開始浮現。我愚笨呼喊著女孩姓名，半笑半威脅著要她趕緊現身，然而聲音早已顫抖分岔。最後終於忍不住打開室內大燈，空無一人的室內，唯有我被照得老態畢現。

女孩不在了。

我往二樓搜尋，敲遍所有房門檢視所有角落，女孩卻如水氣般消失。

最後來到妻獨睡的房間，那是我不能闖入的禁地。

打開門，女孩穿著妻的絲質睡衣，擦著妻的艷嬌口紅，一臉媚笑置身其中。

老師，我像你老婆嗎？

我內裡憤怒竄長，將女孩推倒床上狠狠插入，甚至沒讓她將衣服褪盡。那團雜亂皺揉的絲質布料環聚在女孩腹部，像塊瑰麗腫脹的瘤。我戴著眼鏡看一切發生，如攝像機意圖透析所有細節，一雙手暴虐地掐住女孩脖子，讓她深深陷入柔軟枕頭裡，雙唇的口紅則暈亂在臉上，乃至面目全非。

我忘了傷害如何了結，只記得我頹坐床邊掩面哭泣，全身骨頭疲憊作響，第一次清楚感受到衰老如何浸透我的骨髓，。

女孩在我背後慢慢起身，帶著脖子上瘀紅指印歡快說著。

原來你也不愛你老婆。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平復情緒，抬頭看見女孩站在窗前，彷彿未卸完妝的小丑演員，毀壞的臉孔凝結難以鬆懈的微笑。

那時我還無能明白，那張破碎的臉是女孩的最後模樣。

我滿懷愧疚走到女孩身後，無法張口驅使任何言語，只好木然站著，一隻手搭上女孩肩頭。順著女孩目光朝窗外望去，我發現她凝視的對象，竟是她母親。

她母親委身在那窄小窗戶中，無聲清洗一只碗和一雙筷子，進行一連串瑣碎動作。那畫面在夜色兜攏裡，像擺在幽黑甬道另一端的無聲螢幕，播放著冗長且毫無觀眾的節目。我卻忍不住地想，如果有那麼一刻她母親抬頭向上望，穿透層層的夜色悉心辨認，有沒有可能，她會看見她的女兒裸露身軀一臉亂妝，身後站一個同樣光溜溜且滿臉淚痕的老傢伙？那樣的驚悚構圖會讓她有何反應？

故事會不會就此斷開，走向另一結尾？

但女孩的母親始終沒有抬頭，就那樣關上燈隱沒在黑暗裡。

隔日女孩缺席了。一開始我還認為女孩被某事絆住，因而稍稍遲到。直至漫長等待戳破我單薄謊言，令我在如潮褪去的暮色裡漸成雕像。我獨自站在餐桌旁，看夕陽完全

沉入夜闌，發現我再也無能將之撈起，再也無法將時間喊停。

黑暗中我想起今天的教材，那是在漫長的音標基礎告罄後，進入語句構成的起始。我將告訴女孩指稱對象代名詞，讓牽念事物擁有一個可以交託的對象。

我在黑暗裡空茫地發出「I」的單音，其後陷入深湛睡眠裡。

被擾動光影喚醒已是晚上九點。妻與女兒坐在電視機前放聲大笑，桌上留有幾盤殘餘菜餚。我拉近它們，一口一口咀嚼起來，沒有任何味覺。

十幾天後才發現，女孩死在荒僻的公園廁所。身體彎折扭曲被鎖在老舊鋁門內，胯下陰唇遭利刃割開，肉體已開始腐爛，現場沒有任何關於凶手的線索。議論和各種光怪陸離的猜測沸騰在校園裡頭，許多人信誓旦旦描述曾在哪看到女孩出沒，但仍然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她困死在那間廁所裡，最後又見到了誰。

我機械化維持生活，極力排拒那些訊息鑽入我腦裡。但無論走到哪，關於女孩的貶抑仍無法歇止，他們以談論某件不良商品的方式描述女孩死亡，好像早已料定了結局。

然而女孩的一切像是翻倒的顏料彩罐，經過白天累積凝聚，夜裡幻化成我詭麗的夢境。夢裡我無法動彈說話，居高臨下站在那間廁所的區隔牆上，像望著一口井那樣伸長頸項。一開始黑暗裡傳來嘩拉攪動的水聲，接著女孩蒼白精緻的臉緩緩浮起，眼瞳淒迷微張著嘴，彷彿透露著最後訊息。我焦急分析著女孩嘴型，心中一一比對所有可能的音標發音，卻無能猜透那密碼般的暗語。

她想告訴我的，究竟是什麼呢？

那是怎樣一個被遺忘的故事，遭永遠禁錮在女孩腦裡。

女孩緩緩沉墜，身軀逐漸消失。我哀傷想著，在看不見的井深中，女孩兩腿間那樣充滿傷害的印記，我竟也參與其中。那時我壓在女孩身上，雙手掐扣咽喉讓她幾乎無法呼吸，而她只是目光哀然望著我。

夢境每每在此中斷。我在空寂的雙人床上醒來，像掉進另一個無光的夢裡。

我聽見原本窸窣疾走的筆尖益發遲緩，故事難以為繼。

那唯一我想留住的生命頁面只剩下些許空間，記憶的覆寫因而雜然無章，湮沒彼此筆跡。有些文字甚至逸出格線，歪斜倒轉地填塞在各個角落。

最後我所能拼湊的記憶片斷，是我走在滿佈銀白燈光的殯儀館裡。女孩的母親一張臉木然坐著，空茫瞪著一個男人在靈前上香。那時我錯覺有面無形鏡子橫互在我與男人之間，但我看見的卻是自己背影。

男人的臉模糊地映顯在黑白照片上，讓女孩的臉龐沾染了衰老氣息。

我像是明白了什麼。安靜走向停屍間，輕輕掀開白布，見到女孩。

女孩臉上厚塗脂粉，彷彿另一個陌生的人。我忽然有股衝動想知道在那底下，女孩是否正眨動眼睫嗤嗤訕笑？還是早已蛀空，成了蚊蠅的腐朽巢穴，輕輕觸弄就會嘩然散開，留下一個隱約人形……

在最後的文字記錄中，頁面翻動的聲響將要覆蓋一切。

我的生命記憶將回到日復一日的單調進程，回到那無可言說的疲倦裡。

我伸出手，經過上下頰骨卡隼鬆脫的間隙探到女孩嘴裡，那曾濕潤柔軟的舌，如今硬冷斑駁如砂紙。我感覺自己的手不斷泌出淋漓汁液，緩慢流經女孩喉頭、食道、胃部，

然後神秘地穿透子宮，和緩地著床眠睡。在那裡，在那個我們曾隱密貼合的無聲暗室，只屬於我們兩人的時間，是否可能再被重新孕育，重新復甦過來……

那時我聽見自己寂然的內裡，傳來了沉沉的蛙鳴。